

象
虫

勺

編

欽定四庫全書
算學編卷三十一目錄

古算器

珠算

楊扞以算術選吏

黃鐘之異

納音

唐人呶律

太初四分三統歷

西歷

三元九宮民歷

旬服

測天

黃道赤道

經星非有定位

經星之度不齊

星名

分野

老人星

客星

孛彗長星之別

荷邏侯星

火星徵應

比食

諸方節氣

定歲

置閏

晝夜長短半年無日

六更十更四更

選擇宜忌

蠡勺編卷三十一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古算器

丹鉛錄云古算法與今不同算器亦不同算法之異見孫子算經猶可考見算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厯志言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算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算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算法形圓中方方爲四筭餘圓爲四庇沈存中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副之數詳此亦見其槩矣

珠算

梅徵君文鼎曰珠算之興苦無稽據似亦起于明初耳何

者歸除歌括最爲簡妙此珠盤所恃以行也然九章比類
所載句長而濫蓋卽是時所創後人踵事增華乃更簡快
耳是書爲錢塘吳信民作其年月可考而知則珠盤之來
固自不遠吳氏省蘭曰欽天監厯科所傳通軌凡乘除皆
有定子之法惟珠算則可用然則珠算卽起是時又嘗見
他書元統初元順帝年號造大統厯訪求得郭伯玉善算以佐
成之卽郭太史之裔也然則珠盤之法蓋卽伯玉等所製
亦未可定

楊損以算術選吏

唐闕史載青州楊尙書損觀風陝郊曰政令頗肅郡人戎
校缺必採於輿論而升陟之有專兵籍者闕局司頗重選

置惟難有吏兩人衆推合授較其歲月職次功績違犯無少差異者從事掾不能決楊公俛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謂曰爲吏之最孰先於書算耶姑聽吾言有夕道於叢林間者聆羣跣評竊賄之數且曰人六匹則長音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復幾匹顧主硯小吏著於紙令俯階籌之且曰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良關儕類則貽伏而退以其類二首六身之說故書

黃鐘之異

黃鐘律管呂覽以爲三寸九分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文利皆用之故金鑑王積慶樂律管見卽墨王邦直律呂正聲皆此說也司馬以爲九寸自京房以下至蔡元定皆

用之有明宛樂韓氏因之以作志樂以其人論則元定諸人可從以其世論則呂覽亦未可廢蓋不韋之時韶樂盡在咸陽其樂器必有存者且十二律之音黃鐘至濁今試次管吹之管長則清管短則濁黃鐘不宜獨清也意呂氏以三寸九分者爲黃鐘之宮蓋月令中央之律與子月黃鐘九寸者不同李文利輩或誤用耳

納音

瑞桂堂資暇錄曰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爲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一六火音二七土音五十此不易之論也

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
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己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
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
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
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
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
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由起
也沈梅村謂以頻年歷日考之信然如壬子癸丑其數二
十有八八者木也木有自然之音故納音卽從木甲寅乙
卯其數三十者土也水假土而爲音故納音不屬土而
屬水丙辰丁巳其數二十有二二者火也土假火而爲音

故納音不屬火而屬土餘皆可類推矣

唐人明律

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審諦之徐曰此霓裳
第三筵取初指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潯陽耕者得古
鐘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翻拭有刻在兩鑿
果然又唐有安泂者稱善琴且知音楊收問五絃外其二
云何泂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
泂卽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
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泂大驚因問樂意收
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
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

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澆澆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

未冠也

太初四分三統歷

三代以前歷無定法兩漢之歷張蒼主顓頊歷唐都洛下
閔司馬遷等作太初歷初用夏正欽向父子作三統歷章
帝時行四分歷而當日所推美者莫過於太初四分由今
觀之未有疎於二歷者也周末冬至日已在南斗而太初
猶起牽牛四分不知歲差百餘年後必差一日漢人惡得
爲知歷哉敬齋古今註曰劉歆說三統歷術配合易與春
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
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
於後世至于章部發微之術則羲和氏質掌之而歆乃一

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
之曰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
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爲妄取厯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
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爲辨之者深可恨也

西厯

崇正時厯法益疎舛禮部尙書徐光啟請令西洋人羅雅谷
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
卽以崇正元年戊辰爲厯元名曰崇正厯其法視大統厯
爲密 國朝因之厯日益精蓋中法但知渾天西法先明
渾地中法指恆星爲天西法七政恆星各居一重而恆星
之上復有天中法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西法齊之

以三百六十中法分一日爲百刻西法齊之以九十有六
中法繫宮度於星宿西法繫宮度於節氣中法平分一歲
爲二十四氣西法實測黃赤道相交之一點爲春秋分而
餘氣各以日行遲疾加減之中法知太陽有歲差而西法
則曰恆星行中法知七政有遲疾而西法則曰高卑度根
極理要測出前賢之上又論恆星有南北差黃赤道有疎
密差太陽有不同心差七政有視差七政近地平有清蒙
氣差日食有三差又有外三差月食時刻與節氣時刻有
里差亦皆振古所未聞也梅氏叢書曰遠國能言厯術者
多在西域蓋堯典命羲仲宅嵎夷卽今登萊海隅之地也
叔宅南交則交趾國也此東南皆濱大海故以爲限和

叔宅朔方今口外朔方地也地極冷不可更北故以爲限
獨和仲宅西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既無大海之阻
又氣候皆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唐虞聲教四訖和仲
既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
一言之指授一事之聞傳卽有以開其知覺之路而彼中
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也吾邑張
南山曰西法實中法所流傳至萬厯間復還中國非至是
而始行于中國也今畧舉數端證之太史公言幽厲之時
疇人子弟散入殊方一也西洋厯所言寒煖五帶之說與
周髀七衡合而周髀算經漢趙君卿已爲之註二也立天
元一法利瑪竇不得其解而宋秦九韶元李冶皆能言之

三也利瑪竇撰經天該其星名與中國同而丹元子步天歌隋時已著四也西法言各省節氣不同卽中國里差之法是里差之法實爲西法所自出五也西洋有借根法名阿爾熱巴拉阿爾熱巴拉者華言東來法也是尤爲中國流傳至西之明證六也且用西法者第取其測算之精而已至紀日于午何如紀于子之善也紀月于望何如紀于朔之善也是西法有不及中法者而中法固在西法之前者也

三元九宮民厯

厯日內所厯男女九宮以上元爲中元傳誤已久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欽天監奉 旨悉依星厯考原更改以康熙

二十三年甲子爲上元男起一宮嗣後中元甲子乾隆九年起
四宮下元甲子嘉慶九年起七宮

句股

古有句股弦矢以割圓測弧而今則有句股直角又有銳
鈍二角而三角以成蓋嘗求其說焉點線體面立其程也
弦矢割切通其法也有三等之角有二等之角有不等之
角蓋其類也四角者可分而爲二五角者可分而爲三六
角者可分而爲四窮其變也兩線不能以成形故角始于
三弦矢割切各有正餘故線全于八試定正十以度天由
十中之點分引兩線以極天表其適得九十度也則三方
平而角宜其過乎九十度也則太寬而角鈍其不及乎九

十度也則太狹而角銳回互其位反覆其數舉一反三由
三度一以古乘除法求之天之度無復遁矣餘姚黃梨洲
謂句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
竊其傳梨洲著有授時歷故測圖要義其後梅徵君文
鼎本周髀言歷世驚以爲不傳之秘不知梨洲實開之
也

測天

李仁卿曰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爲一次者有
以三宿爲一次者或者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
占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定論否前漢律歷
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

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其測望之時遠近疎密之不同上下旁側之有異亦不應相懸如是之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與鬼南建星在斗上今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穎達云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弧建定爲中也審如孔說則星有相近于正中者皆得與于四七之列也夫古先聖哲以天體本無可驗于是但視諸星運轉卽謂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類率皆強名之故謂其術爲綴術所謂綴者非實有物但以數強綴緝之使相聯絡可以求

得其處所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當乎正中取易見而可以指名者而強名之曰此二十八宿也不如是無以考七緯殷四時亦既名之爲宿矣又從而分配四方爲鳥獸之象焉此所以所占之度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強正天星可以強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內可以減之而其外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爲二十四宿方別居六定之爲九十度有奇次別居二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爲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于多寡之懸絕也然而聖人不爲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糅難明之數何者蓋其妙達無方以神

道設教奇耦錯綜中有深意于其測望之時畧取其易見者而強名之以詔後世耳

黃道赤道

沈存中曰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間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南謂之朱道北謂之黑道東謂之青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而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不知其

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經星非有定位

葉氏秉敬曰二十八宿爲經星附天不動隨天左旋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本無定位今以堯典日中星鳥考之此時春日鳴鳥昏見南方故井鬼柳星張翼軫定爲南方之宿而角亢氐房心尾箕分列于東斗牛女虛危室壁分列于北奎婁胃昂畢觜參分列于西此不過春日一時之方位觀星者遂分別其識號以爲前朱鳥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使有名色可記云爾若夏時則角亢等蒼龍七宿昏見南方秋時則斗牛等元武七宿昏見南方冬時則奎婁等白虎七宿昏見南方由此觀之則春時之

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闕黜鬼之傍非星
宗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

星名

袁坤儀曰中興志以軒轅爲黃帝之精造父奚仲王良傳
說皆星名亦以爲星降而爲人人去而復爲星考之鄭夾
滌嘗論傳說一星主後宮求嗣之事謂傅母喜之也偶與
商臣同名耳軒轅亦以爲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奚必其
降而生黃帝也至王良在天駟旁主馬事亦曰天馬意後
人以其人善主馬而名之曰王良推之造父奚仲之屬可
知矣

分野

婺源汪雙池曰分野之說賈疏謂古受封之曰歲星所在之辰甚善然古人則天垂象主其事則祭其星故祝融分柳星張闢伯分大火又太皞分角亢炎帝分翼軫黃帝分析木少皞分奎婁顛頊分室壁皆因所王之德義各有取後世居其土者則因之而已後人乃分別郡邑謂某郡某地入某宿某度則多見其惑也而固者又謂天體覆冒天下無分野之說則又失之不考其故矣青浦胡廷佩曰漢書地理志某星分野分去聲今人誤讀平非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野者分內之野或繫之北斗如魁主雍去聲或繫之二十八宿如星紀主吳越或繫之五星如歲星主齊吳之類又有

月建分野十干分野十二支分野左僖三十年杜註分野之星昭十八年杜註大辰大火宋分野二十六年杜註出齊之分野陸德明並音扶問反又漢地理志有皆趙分也皆燕分也等語又曰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史記天官書註索隱曰謂月蝕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憂偶拈數則分非平聲信矣又王維終南山詩分野中峯變陰晴衆怪殊以分野對陰晴李穀詩照耀文星吳分野雷連風月晉名賢古人無錯拈者

老人星

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秋分之日見于丙春分之夕入于丁按粵盡溟海其次居丙丁秋分之曙南極老人

于星辰之間如客故謂客星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羣史書客星鮮以爲吉者世稱嚴子陵足加帝腹占者謂客星犯帝座考通鑑光武徵子陵在建武五年是歲後漢書紀志皆不載有客星之事至建武三十一年有客星彘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中元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凡六尺占曰死喪二年二月帝崩此又國皇溫星之類與

孛彗長星之別

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文公十四年秋有星孛于北斗杜預曰孛彗也爾雅釋天彗星爲櫬槍郭璞註曰

亦謂之孛是申須公羊杜預郭璞皆以彗孛爲一星而不然也前漢文帝紀有長星出于東方註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畧同而其形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者或十丈或三丈二丈者大率孛彗爲除舊布新及火災長星則兆兵革

荷遲候星

德清許駕部宗彥曰西士彌納和爲余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尙有一星形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若能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攷歲差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卽西人亦今

始知之余偶讀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邏侯星則西土所測其荷邏侯星與

火星徵應

葉氏適題姚令威西溪集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歲八月火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己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後安余嘗歎國不可無智士不智于人當智于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于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余觀其以易肥遁爲飛遁引

說文不若愈以辨孟子不若是憇尤非寡見淺聞所能到也豈獨智于天而已哉康熙十七年大兵討吳逆陝西道監察御史成其範上言今年十二月十八日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五度而留至正月十七日而夕遲夫輿鬼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其時則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其地則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消滅無餘必至之應也蓋火退鬼金則火能爍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愈

熾况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
道正曆其野則逆寇之滅亡必矣未幾雲貴平因讀水心
題跋而並綴之

比食

歷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
食漸少無比食之理魯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兩月
比食後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亦有之皆史家之誤
石氏介謂天道至遠不可執交會之度而強求似經文斷
不容輕議者然則宣十七年食當在五月乙亥朔而經書
六月癸卯襄二十七年食當在十一月乙亥朔而經書十
二月且宣十七年六月朔爲甲辰固無癸卯襄二十七年

七月經有辛巳十二月又安得有乙亥耶

諸方節氣

順治元年七月湯若望進所製渾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
窺遠鏡各一具請所有應用諸厯永依西洋新法推算又
言敬授民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爲重
若節氣之時日不具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謬矣厯稽
大統回回舊厯所用節氣止泥一方且北直之節氣春分
秋分前後俱差一二日况諸方乎新法之推太陽出入地
平環也則有此晝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若舊法以一
處而槩諸方故種種差訛難以枚舉今以臣局新法所有
諸方節氣及太陽出入晝夜時刻俱照道里遠近推算共

增數頁於篇首從之

定歲

歷家定歲首之法以九年之歷爲準括九十七月半凡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四十八週九年前之二月望卽今年之正月朔而月之大小則以朔日干支求之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卽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而月之大小無所差矣其正二十四氣日則天干三地支七時則隔八相生如九年前立春是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也亥見巳七數也卽乙巳日立春也如逢子時交則隔八位而未時交也若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

日三時卽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卽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

置閏

猶賢錄曰古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之書閏皆在歲末文公六年哀公五年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並在歲末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言閏卽歲終可知文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數爲郅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郅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郅首也按今法則以月無

中氣謂之閏陳氏曰古歷十九歲爲一章章有七閏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若于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每月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也

晝夜長短半年無日

周禮冬官匠人疏夏至日在南陸躔于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陽盛陰消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晝長冬至日在北陸躔于牽牛去極一百一十六度有奇陰盛陽消天卑一

萬五千里故晝短春分日在西陸躔于箕秋分日在東陸躔于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然亦關乎地之遠近坤輿外紀莫斯科未亞國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唐書骨利幹傳骨利國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胛而東方已明又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晝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見康熙三十一年實錄又職方外記言北極有鳥魚國半年無日其地去南陸甚遠日行南陸爲地氣所障故秋分後無日臺郡雜志言海中有暗島亦半年無日蓋在地極南去北陸甚遠日行北陸而爲地氣所障也見大雲山房禱說

六更十更四更

稼軒潘氏禱說宋藝祖問國祚于陳希夷有寒在五更頭
之語因命去五更二點并初更去其二點以配之至二十
一點卽轉六更謂之蝦蟇更然宋人周遵道豹隱紀談言
內樓五更絕柝鼓交作謂之蝦蟇更此卽六更也外方謂
之攢點更初無二十一點卽轉六更之說按陰時夫韻府
羣玉宮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謂出開元遺事而李賀詩
云宮門掌事報六更張蠙詩云蝦蟇更促海濤寒似六更
非宋始也又南夷如占城諸國多分一晝夜爲十更其計
海道亦然故風帆所至有曰七更可達八更可達者有曰
五十更六十更可達者蓋海不可以里計用以更識之云
其職國分一夜爲四更吾粵海塘亦四更而天卽明相

傳擊五鼓則湖水泛溢此不足信然究莫得其所自始

選擇宜忌

梅定九歷學疑問補曰歷法中宜忌之說古有之乎無之也蓋起近代耳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人時曰東作西成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歷之大用蓋如此也何嘗有選擇之事乎司馬遷曰閱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其說蓋起于戰國之時夫箕子陳洪範其七曰稽疑古者有大政既斷之于主心又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矣然必謀及卜筮古聖人不敢自專自用而必協謀于神人蓋其慎也戰國力爭此義不明太卜筮人之官廢疑事無所決陰陽家言乃紛然以出矣隋唐之季其說愈多故呂才援引古義著論

以非之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而教化不行吉凶既福之說深中于人心黠者乘之各立異說以恫鳴聾俗愈出愈支

六十干支而選擇之書乃有九十餘家同此一日而此以

爲大吉彼以爲大凶令人無所適從惑世誣民莫此爲甚

朱竹垞羊石山題壁曰白堪與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

十數且倍之以凶配吉故夫吉日者鮮矣今官歷宜忌本于選擇歷書不知其

爲元時所定明初所定然考史志歷代言歷者初無一字

及于選擇又如羅計四條郭守敬歷經所無而大統增入

之然則此等不經之說並元統郭伯玉等所爲耳原其初

意或亦欲假此以定民趨然官歷雖頒宜忌而民間偏惑

通書通書既非一種而術者私書更多雖戶說以渺論不

能止也。今若一切刪去，祇載宜行政事及南北耕耘收穫之節，則唐虞三代敬天勤民至意，復覩于今日，豈不快哉。

蘇句編卷三十一

譚堂玉生覆校

蘇句編卷三十二目錄

崑崙山

北嶽

塗山

華不注

東蒙

粵嶽

東樵

西樵

五嶺

三峽

居庸關

八達嶺

唐公山

佛閣岡

石屋山

桃源洞

金牛驛

風峪

丹陽

吳會

江西

匡州

日南郡

燕薊之惑

廣州城北諸山

息壤

蘇勻編卷三十二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崑崙山

水經注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註言海內者明海外別有崑崙也按明史賓童龍國有崑崙山截然海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其海曰崑崙洋是卽海外之崑崙乎又張騫至大秦烏遲國西海之濱亦有小崑崙

北嶽

亭林集北嶽辨曰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

秦室於嵩高南嶽灃山於灃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恆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恆山之綿亘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河之人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恆爾雅恆山爲北嶽註並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

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
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則其
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恆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
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
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
恆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
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
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恆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
年冬十一月南征逕恆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
正月幸中山過恆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
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嶽夫魏都平城在恆山之北而必南

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
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爲帝王之
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
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者也隋書
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恆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
和十五年更恆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爲定州刺
史於恆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
唐鄧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
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歷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
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
宮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爲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

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顛也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絕曠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爲南嶽而漢人亦祭於潞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潞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

有下故此爲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恆山於此
豈不謬哉五鎮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
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
非北嶽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况與言三
代之初乎先是倪岳爲禮部尙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
中沈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
文而末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
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馬文升疏謂恆山爲北嶽
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懸秦
漢隋唐俱於山所祭祭五代宋太宗亦不晉割歸之後以
白溝爲界遂祭恆山於真定府曲陽縣云似未曾見十七
者

塗山

溥莫菴曰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註在壽春縣東北
今濠州地史記稱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
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載塗山之歌應劭則云在永
興永興今蕭山地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
州三濠州四當塗其處皆有禹跡然考柳子厚塗山銘蘇
子瞻子由塗山詩皆指在濠州似當以杜註爲準

華不注

成公二年戰於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胡傳讀不
如卜非也蓋不芳無切與柎通花萼附也詩常棣箋不當
作柎陸璣詩疏作附東哲補亡詩白華絳趺作趺皆同花
之蒂也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

注於水丹鉛錄謂水經注言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峯刺
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言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
在水中太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
翠如芙蓉比以芙蓉亦可爲華不之一證也

東蒙

放翁老學庵筆記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曰故人昔隱
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
茅屋皆長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
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顛火爲東蒙主以
爲魯地

魯嶽

元次山嘗謂九疑當爲南嶽屈華夫乃直推羅浮爲南嶽
謂北嶽在渾源爲天地之極北羅浮在博羅爲天下之極
南羅浮固宜稱南嶽彼以爲南嶽佐命者史之陋也遂大
書南嶽二字於朱明洞口且署其所居曰南嶽草堂嘉慶
間吾友黃子實數游羅浮一日憬然曰羅浮粵望也可稱
粵嶽乃卽浮山絕頂西蜀唐闕戎文才所建羅浮君祠易
以石而式廓之名粵嶽祠汀州伊墨卿詩所云誰能開闢
洪荒後肇錫羅浮粵嶽名者是也南城曾賓谷方伯爲之
記謂羅浮靈勝具載圖經然未尊之爲嶽也
是未見華夫
先生之說者
香山黃君培芳卽羅浮君祠顏粵嶽焉夫天下名山五嶽
而而外多名嶽者秦幸會稽爰有稽嶽之號漢禮天柱遂

假南嶽之稱豫州太嶽幾與嵩崇雍州吳嶽乃同華峻他
如江左幕阜江右匡廬平樂以龍岳峙峯蒲圻以魚岳列
嶂矧茲羅浮作鎮南越尊厥稱號名實允符固宜丹荔黃
蕉四時修祀出雲降雨百蠻蒙福黃君以余守土之責請
援筆爲記刊於石而附諸地志云愚按粵宅南隩殆南徼
也故合字內言之曰南嶽以長海外言之曰粵嶽夫南嶽
之祀於瀛霍久矣而欲以羅浮奪之有競心焉孰若粵嶽
之安於無爭而愈足見其尊也雖謂粵嶽之稱當於南嶽
可也

東樵

羅浮一名東樵以與西樵相望而言高三千六百丈表五

百里峯巒四百三十有二其谿澗川源不可勝紀鄒師正所以謂邈處海上非逸世高蹈希仙慕道之流不能到亦未易徧覽者此也陽湖惲氏敬曰羅浮山之以致勝者也如見荀奉倩劉真長諸人如讀張文昌詩如觀王叔明畫山南氣蘊藉如廬之龍眠山北氣峭猜如杭之龍井峯必有泉泉必有谷則龍眠龍井之所無也瀑布以黃龍洞爲最二泉源於山頂重疊走樹石間至黃龍斗落數十丈而交於山之足其東谷復有一泉勢足相敵惟廬山瀑布直下羅浮稍迤邐之爲不同耳西爲浮山東爲羅山浮山西南距海百里有奇羅山二百里有奇蓋廣東地勢廣州治已傳海而東地又邪入海中也大率地志山經常有所

誇飾釋老二氏之書更多荒誕愚者往往爲眩惑以古爲
今以虛爲實其一二矯抗之士止求奇偉駭心目者以爲
山水之至一邱一壑則委而去之此均非善遊者也三百
篇言山水古簡無餘辭至屈左徒肆力寫之而後瑰怪之
觀遠澹之境幽奧潤朗之趣如遇諸心目之間故古之善
遊山水者以左徒爲最知此則羅浮之名動天壤幾二千
年必有能得其故者矣

西樵

陳獨漉謂西樵方十里東西南北一日可盡凡山知名而
小者莫西樵若也然所在皆水麗於水而有巖洞厓壁可
觀者得二三十境山小而富泉石亦莫西樵若也按圖經

去廣州治西百餘里奇秀峭拔峯皆內向大小相屬隱於
削成之中若芙蓉之未開然者東凡二十峯南十有五西
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爲七十二峯而以太科爲絕頂巖
二十有一洞十其飛泉之散於諸峯間乍合乍分或臥或
立凡三十有二其一在噴玉巖一在錦巖一在漱玉巖二
在垂虹洞左右飛流如雙虹下飲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
雲谷谷中羣峯迴合有白沙書院瀑布夾之合流行石上
委曲數里從巖頂噴飛因名其下巖曰噴玉又有泉二在
天峯左右曰左天泉右天泉合奔雲谷注於九曲谿有二
亭以收其勝其在廣朗洞口者作三級透迤而下冰轟雪
吼倒射青冥其勢益暴又一在水簾洞爲九曲溪下流披

灑壁間霏微若珠箔又一在雲端村從空細下石薄巖虛
琮琤相應其在碧玉洞者擘厓而出橫直無定勢餘氣散
爲煙霧冥濛數十丈望之若飛泉然蓋自噴玉巖至此爲
飛泉者十有三矣而以碧玉巖之瀑爲最有陳中州壁立
一片雪風含白雲端十字勒石上翁潭溪粵東金石畧所未收者蓋是山
固多泉飛泉外其迸出石間者或仄或涌爲乳爲湯大瀾
小淪無不極其變怪盤舞噴薄響振一山山中人沿溪以
居或截流爲湖或築壘爲塘於四十餘里間以泛以漁隨
舟所至蓋不知山在水中抑水在山中矣山中又多平地
可以種茶茶田中有村十餘雞犬鳴吠若近若遠杜鵑蘭
桂之屬掩苒含風花棧參差雲畦厯亂遊者往往迷路

五嶺

史記張耳傳秦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水經注曰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也最東曰大庾第二曰騎田第三曰都龐第四曰萌渚最西曰越城今大庾在南雄府北騎田都龐在韶州府及連州北湖廣之境餘二嶺屬廣西或謂臺城之嶠在大庾庾嶺古名臺嶺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真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是嶺有五而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湖廣亦得其一然騎田今屬陽山卽古湟谿關也則廣東得嶺之二矣又乳源有臘嶺爲五嶺之一亦名騎田連揭陽而言則廣東又得嶺之三考史者謂五嶺不一五

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

三峽

蜀楚之交山有三峽左思蜀都賦註三峽在巴東永安縣
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也盛宏之荊州記三峽七百里中
兩岸連山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不見日景而嶠南
之山亦多兩山相夾成峽西自德慶至高要有大湘小湘
羚羊三峽北自英德至清遠有瀆陽香爐中宿三峽西北
自樂昌平石下六瀧有冷君藍豪二峽東北自連州至漣
州口有楞伽羊跳同冠三峽而樂昌二峽尤險其險在六
瀧六瀧之險在水諸峽之險在山連州兼山水之險羚羊
峽山水稍平東上揭陽則蓬萊烏蠻諸灘亦甚險蓋以居

上流多石故也

居庸關

亭林昌平平山水記州之西六里爲居庸關南口有城魏

書謂之下口

見常景傳

北齊書謂之夏口

見文宣紀

元史謂之南口

自南口以上兩山壁立中通一軌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嶺疊嶂蔽虧天日水經註所謂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游子聆之莫不傷心者也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而金史言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自太行山迤北至此數百里不絕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間爲徑者八名之曰陘居庸其第八陘也關之設不知始於何代而後漢書建武十五

年徙鴈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元初五年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則自漢有之矣三國志謂之西關魏書謂之軍都關唐書謂之納款關通典謂古居庸關北齊改爲納款是也元皇慶元年始改爲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延祐二年又以哈兒魯軍千戶所隸焉故此關自古稱爲絕險然遼之亡也天祚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壓死不職而潰金之亡也冶鐵錮重門布鹿角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太祖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自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

降金人遂潰其後元有天下不及百年而王禪兵入之禿
堅帖木兒兵入之孛羅帖木兒兵入之頃者李自成之犯
門也下宣府歷懷來入居庸薄都下會無藩籬之限地非
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人心去
也

八達嶺

八達嶺有城元人所謂北口者是也

凡一關必有南
北二口爲羽翼口外

五里曰全道屈華夫自代北入京記言全道有二路一自
懷來衛保安州歷榆河土木雞鳴三驛至宣府爲西路一
至延慶州永甯衛四海冶爲北路蓋全道者八達嶺之藩
籬而八達嶺又居庸關之藩籬也全道兩山崢嶸若犬牙

錯從澗中亂石以行三里許至八達嶺嶺卽軍都山也有城曰北口城下視居庸若井底居庸以此嶺爲咽喉守居庸當守北口守北口當至八達嶺元人所以設萬全軍府於此蓋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斯嶺最高憑高以拒下其險在我失此不能守斯無關矣逾嶺數百步卽八達堡守此又所以守八達嶺也

唐公山

溪西北山之近而高者曰獅子嶺以形肖得名上有宋屯田使張德雄及其馬氏夫人墓頂平多石可坐數十人下爲唐公山旁注小澗曰唐公水昔言漢布山令唐頌葬延祐中耕者得斷石尺許上下碎裂皆漫漶好事者強

指爲唐公碑愚十三世祖潛立公曰唐公斷碑余兒時聞諸儲南先生謂縱極磨滅而字畫樸勁疑出初唐斷非近代人手筆惟以勛伐姓氏歲月都無所考遂不甚貴惜舊時人亦但以故老相傳及山與水皆以唐公名姑實之耳

佛閣岡

佛閣岡去廣州治西北十五里陳沙門拘那羅陀焚身處也陀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止廣州光泰二年入北嶺山今名北嶺告衆入滅道俗挽留遂歸王園寺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化去弟子焚其肉身於此岡後有人見其趺坐於別山之陽因號其地曰佛嶺

石屋山

徐姚邵以貫得魯甲申國難時爲頭陀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節與邵近至是來同居潭上園相與讀謝皋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豹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峯峯有吾二人履齒於是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一日忽人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聲趨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顧而歎曰是真桃源

矣

石照洞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
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卽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
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卽從之道士
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
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洞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
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
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
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
鶴樓七古詩一章正用其事見能改齋漫錄

桃源洞

一統志湖廣常德府秦曰黔中漢曰武陵領縣四桃源漢沅南地屬武陵然自淵明記外其事不見於他說梁任安爲武陵記亦第祖述淵明語卽武陵志亦止載桃源詩而不及記是可知此老曠懷高寄故託辭示意而爲蒙莊之寓言非必實有其地也唐舒元與桃源畫記乃謂武陵之源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故後之好事者遂飾而揭諸石曰桃源洞不亦謬乎

金牛驛

宋吳氏曾曰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

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
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
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此事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
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信繆
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置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
一勺天波到海流自晒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莫相尤醇
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風峪

曝書亭集風峪石刻佛經記云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
風峪風峪之口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
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於內環列所刻佛經

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虺蜴居之雖好游者弗敢入焉金石文字記謂北齊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大唐創業起居注煬帝於樓煩置宮因過大原取龍山風谷道行幸則風谷之名已著於前代風谷卽風峪北人讀谷爲裕俗并加山作峪耳通鑿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北夢瑣言載此正作風谷胡三省註謂風谷當作嵐谷唐置嵐谷縣屬嵐州非也

丹陽

博雅錄云楚鬻熊始封丹陽其地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

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考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晉元帝遂移治於建康而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陽江南地理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俱與今潤州之丹陽無涉

吳會

吳會吳郡會稽也三國吳志宗室孫賁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恆傳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惠安郡今讀爲都會之會者誤矣

江西

六朝以前稱江西者並在秦郡

爲今之六合縣

歷陽

爲今之

廬江

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三國吳志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西遂虛可證也至豫章之名江西是因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西耳

匡州

粵小記曰今之匡州乃古之儋耳西南隅地唐改爲振州宋始改爲匡州又改爲吉陽軍明復爲匡州本朝因之非古之珠匡也古之珠匡卽今之瓊山縣然南漢時亦有匡州卽今之澄邁縣屬地見十國春秋

日南郡

漢明帝時合浦人張重爲日南郡從事舉計入雒帝問曰日南郡北向視日乎對曰天下北有雲中南有日南雲中非必在雲之中日南豈必在日之南日南之日亦出於東耳帝善其言又漢書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問日南人應向北看日對曰臣聞鴈門不見壘鴈爲門金城不見積金爲郡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南越志曰日南至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

燕薊之惑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史記武王封堯之後於薊

水經注亦云然

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

燕山薊邱爲名按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惟樂記有封黃帝後於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奭於燕燕之於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於薊顧甯人謂張氏之說爲長然左傳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註云南燕國疏云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註言南燕以別之則又何也

世本及地理志言南燕國姑姓

黃帝之後也

廣州城北諸山

黎太僕遂球西湖雜記謂廣州城北諸山其形體亦多與湖上峯巒類乃皆童而裸爲可憾此殆如古銅器湖山則流傳世家時代已久其翠色皆摩挲所致而又裹襲文蜀蓋飾瑤玉安得不佳城北諸山如纒出土器非不真古要之未經收藏家刷拭耳余家潭溪面白雲之陰每當暝色初曉晚陰生涼清光滿簾在我几席幃篔簹間颯然具有秋意竊謂昔人以西湖比西子必洗妝理衣乃見妓好何如此波斯女粗頭亂服嫣然見人正以滌除脂粉之爲潔也

息壤

史記秦本紀廿茂伐韓宜陽五月不拔王欲罷兵茂曰息

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拔之一曰息壤全土也路史
息生之土長而不窮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息壤記言寺東
北陬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廣四步高尺五寸夷之又高
凡持鍤者盡死黃梅喻石農文整有至荊州尋息壤瘞處
詩云息壤傳自山海經又復見之冥洪錄羅泌路史語具
詳自岷至荆禹功篤頗憂汎濫在萬世埋之洪荒鎮以屋
偕旁剡上迫視雖非金非石非土木後來發掘致雷雨謂
此可已旱魃酷張南山松心日錄曰據詩言則息壤在荆
州續博物志息壤在荊州南門外而余前年在楚北聞人言漢川修隄於
漢水中見一物大如屋其質非金石亦非土木識者云是
息壤然則息壤不止一處耶抑今漢川縣本古荊州地耶

卷之三十二

七

廣雅堂校刊

蠶勺編卷三十一

譚瑩玉生覆校